

先德餘香

南條文雄集

溫香院稻葉道教嗣講詩稿拔萃

淡窓雜咏五首

曉來檐角噪、喜雀報春晴、遠嶂窓間立、孤雲天外輕、竹陰雜花影、農話奪書聲、偏愛田家趣、真堪寄此生、

樹劃春天北、山連江水南、門前柳栽五、竹下逕開三、遁世塵全脫、耽詩苦亦甘、曉禽呼枕上、高臥夢猶酣、

誰哉春雨後、木屐訪蓬蒿、隔竹泉流溢、穿窓詩話高、綠添陶宅柳、紅綻武陵桃、更喜寒厨裡、今朝有濁醪、

山透疎簾裡、人凭淨几頭、讀書生懶睡、酌酒散沈憂、槐下螳成國、花邊蝶作周、始忘名利路、塵外獨優游、

柴門終日掩、猶恐有二人敲、石結無言友、山爲莫逆交、詩篇成又改、世事到皆拋、偶被鳴禽誘、携筇涉遠郊、

寄題堀江君養拙軒

寂寞高齋外、門開一徑斜、山春皆有態、樹古或無花、傾盡忘憂酒、提來破睡茶、日長人不_レ到、獨坐數歸鴉、

秋日村居

多歲盤桓滯異鄉，又聞南度雁群翔，暮砧方急客衣冷，新穀未登農事忙，芋葉動風藏小徑，秋花含露泣隣牆，有愁無酒由何遣，還伴孤筇步夕陽。

登彥山

入雪心忽醒，始知是靈境，百泉咽奔流，老杉堆落影，道人栖何邊，清誦自修整，鳥出羽聲寒，風死樹色靜，回首望九州，悠然思馳騁，踞巖求詩句，此景我獨領。

暮秋

遺穗堆郊雀喧，年豐誰不浴天恩，谷神山鬼皆爲祭，東舍西隣總結婚，雲外鐘傳黃葉寺，橋邊牛返夕陽村，中庖酒熟方堪酌，時有吟朋來扣門。

春日寄懷海屋先生

江樓從唱渭城歌，千里相思幾歲過，詩涉宋唐兼體廣，書追魏晉得名多，天台山秀呈餘雪，鳧鴨河明起嫩波，昨夜瓶梅開一朵，揚州春色定如何。

早春有感

東風相遇又天涯，偏恨羈窓日易斜，三歲遠遊難就業，每霄春夢不離家，未垂橋畔幾枝柳，方發瓶中一朵梅，歸去來兮親已老，堂々時序使誰嗟。

(廣灑淡窓翁評曰)

含師在予塾三年，駸々日進，而歸期迫矣，顧京師以東，江都以西人之遊我門者何限，而以含師爲巨擘，師其自重，歸鄉之後，尙能餘力學文，必爲叢林善鳴者矣。

建書

(評中所謂含師者、指道教師、師一名包含也、)

曉發濠田^一

有客明朝將赴筑、匆匆不寢待晨雞、長夜難曙屢開戶、豐山之頂月漸低、負笈擔登戴烏帽、獨行踽踽影相携、繁霜一面白如雪、間徑多岐幾欲迷、耕人未出曠原靜、鳴鴉數點古戍西、濠田已隔十里外、翠竹縱橫入長溪、

(評)合作似放翁^一

送野口俊^三

初遇宜園裡、知音如舊朋、金蘭同結契、吹煦互相仍、曾賞春窓月、又分冬夜燈、傍花聽啼鳥、烘硯解寒冰、君作歸家客、我猶行脚僧、樓頭何所望、雲嶺幾層々、

冬夜讀書

養痾詩書幾日拋、偶凭曲几披心茅、稍看寒月傾西嶺、頻聽凍狐叫四郊、坐久孤窓人剪燭、夜長高樹鳥移巢、烈風陳々響疎竹、疑是柴扉有客敲、

秋夜

夜雨空齋裡、殘燈一點明、柴門無客到、破壁有蟲鳴、故國三千里、他鄉幾月程、其將逢我友、共語此時情、

(評)合作

題畫

夕陽山遠近、藹々帶晴霞、何處有春樹、一溪多落花、傍流家斷續、穿嶺路橫斜、林外孤烟起、道人應煮茶、

(評)前半畫不如、合作

梅花塢

竹外梅花發、蔥朧烟雨中、靜齋人未寐、相對坐春風、

淡窓

淡窓人不到、獨坐靜焚香、風過亂書帙、月來照筆牀、

(評)上人詩才甚美、加以讀書、乃可稱作者矣、

淡窓主人

附錄

稻葉道教嗣講碑銘

南條文雄撰

師諱道教、席名包含、稻葉氏、五雲若水、其別號也、考諱道永、爲美濃池田(今改揖斐)郡本鄉村光慶寺第二十三世住職、師其長子也、以文化十三年三月十日生、年甫十八、遊京師、學漢籍於貫名海屋、又遊豐後廣瀨淡窓之咸宜園、在學三年、業大進、淡窓目爲攝東門生之巨擘、天保十年、入本山學寮、學宗乘、又從智積院龍謙及根來山大幢研究俱舍唯識、弘化元年歸鄉、當是時、文運未開、山陬僻邑殆無讀書之人、因開塾、號皆山樓、教授內外典、遠近縉素受其薰陶者、前後蓋千餘人、已而承父後爲住職、安政二年建築佛堂、文

久三年書院亦成、規模壯大、頗改舊觀、可謂寺之中興者也。明治元年、任大垣藩議事、二年、嚴如宗主擢為擬講、五年、教部省命為教導職管事、十三年師讓住職于弟道貫、明年、補權大講義、後屢講、宗乘于大學寮、十九年、築寺門、二十二年、為一等學師補、二十三年、建鐘堂、尋補權少贊教、二十四年、進為嗣講、二十五年夏罹腦病、越二十七年一月四日、補少贊教、明日午前一時遂歿、年七十九、現如宗主親書溫香院道教之五字、賜遺族、蓋特典也、十四日葬之近郊、會葬凡八百人、來觀其式者以千數、非其德深入人心、則安能如此、師性嚴正、其於奉事勤行之道也、至老不渝、初在根來、與他宗僧侶同學、而晨昏禮誦不亂、我宗門、大幢僧正嘉嘆不措、以師為學徒奉佛之模範、其業成歸國之日、形容槁癯將仆、其螢雪之刻苦可知也、而能成此業、保此壽、承其教、成其家者、不亦偉也哉、頃日門人相議將建紀功碑、來請銘、余與師為同國、師余之父執也、而賢弟道貫擬講、實為余弱冠以前之師、其門人中童交亦多、誼不得辭、乃為之銘曰、

西濃之地 山秀水靈 池田之里 鬱有法城
 門標堂宇 師實經營 學徒雲集 琅聞書聲
 學窮內外 人慕才名 德維溫雅 心存至誠
 棣萼相繼 友于弟兄 紀功建石 有若門生

(評)嗣講之學力、待博士之文力、煥照日本、想嗣講在樂邦蓮華臺上、破顏微笑、

明治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

甲午榴夏

文雄云、菱田先生、諱重禧、通稱文藏、號海鷗、美濃大垣久瀨川人、老儒毅齋先生之

(小栗栖香頂)蓮舶檢
 辱友菱田重禧拜觀

子也、文雄年甫七歲傲_二兄之例_一、入_二老先生之門_一、受_二伊呂波之手本帖_一、已而海鷗先生別構居、教授甚力、文雄與_二仲兄等_一日往學_二習字素讀_一三四年矣、而後不_下與_二先生_一相見_上二十餘年、文雄偶在_二東京_一、一日先生來訪、賦_レ詩云、童時日夕到_二吾樓_一、老大相逢眼不_レ迷、猶見薔薇花路君身低_レ似_二竹籬低_一、而別作_二航西詩稿序一篇_一、賜_二文雄_一、詩題曰、丙戌秋日訪_二文雄學師_一話_レ舊、偶有_二此作_一、又序終曰、明治丙戌初冬、海鷗菱田禧識_二于東京寓居_一、即明治十九年秋冬之事也、越二十七年甲午夏請_二此碑文之是正_一、則曰辱友、曰拜觀、恐懼何堪、倒指則二十五年前之事也、小栗栖師亦忘年之友也、文雄之詩文、經_二師之批評_一者頗多、此其一也、海鷗先輩先歸_二道山_一、蓮舶師亦尋往_二樂邦_一、不_レ堪_二今昔之感_一也、

大正七年戊午二月二十二夜附_二記于京都丹平客樓_一